

孙学元

追忆程瑞钊先生

一天上午，我从网络上查读到西华师大文学院研究生葛付柳的文章——《缅怀我的已故导师程瑞钊先生》，方知大学时教我们古典文学的程瑞钊先生，已于2003年12月8日因病不幸去世。读着师弟葛付柳的文章，恩师程瑞钊先生对我的教育、帮助和关怀的一件件往事，不禁久久地萦绕在我的脑海里。

程瑞钊老师是1986年研究生毕业后到乐山师范学院（原乐山师专）中文系工作的。当时他教授我们的古代文学唐宋元明清部分。至今想起来，程老师讲的课，不论是一首小诗、小词，还是一首长诗、一篇散文，总是引经据典，洋洋洒洒。很多时候，他讲课不光是介绍他人的观点和研究成果，更多的是讲授他自己的观点和研究成果。讲北宋大词人柳永的词时，他还把已正式发表的论文带到教室来给我们看，讲给我们听。多次聆听了程老师的课，我终于明白：作为一位教师，不能总是“吃别人嚼过的馍”，当简单的“传声筒”，还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努力地深入地钻研教材，研究学生，才能传达自己的声音，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记得有一天晚上，程老师举办以“读书”为主题的讲座。他结合自己几十年来治学经验，针对

我们乐师（原师专）学生的实际，从如何选书，到怎样读书，再到怎样正确处理专业学习与课外阅读的矛盾、主攻方面与全面发展的矛盾、专业务本与广泛兴趣的矛盾等，一一讲来，滔滔如河。他的精彩演讲，生动活泼，娓娓动听，使我们克服了在大学读书问题上的盲目性，犹如柳暗花明，豁然开朗。演讲完后，程老师还让我们领了一份题为《漫谈读书》的讲稿。这份讲稿，有26页，约2万字，虽然现今纸已泛黄，但我视之如家宝，一直珍藏在写字台上。他的“精读法”“泛读法”“借助于目录、索引与集评”“手边必备字典辞书与笔记卡片”“理解记忆与再创造”等读书方法，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大学毕业二十多年来，我当过教师，做过记者，搞过理论工作。我的讲稿、习作、调研文章和教材里，有许多地方都能找到这些读书方法的影子。我的随笔《从“三余”谈起》，还引用了程老师在《漫谈读书》里介绍的惜时方法和经验：“开源、节流、高效”。在《学会“抄”》一文中，也引用了程老师的治学方法：“理解、记忆与再创造”。由此可见，程老师的治学理念和精神对我的深刻影响。

还记得毕业离校之前，我请程老师赠言。坐在藤椅上的程老师急忙起身，扶了扶眼镜，仔细地端详着我，伸手帮我理过带皱的衣领，然后坐下，快速地翻看同学和其他老师的赠言，又抬起头来，面带慈祥的微笑，蔼然可亲地看着我，好像要说什么，但终于没有说，只是提笔在笔记本上快速地写下了两行字：“你与世无争，便没有谁能与你相争。”他把我送出校门时，眼里闪着希望的光芒，勉励说：“你去吧，要好好努力哟！”我的眼里竟然噙满了泪水，点头回答：“程老师，你说的、写的，我都记住了，我会努力的。”二十多年来，程老师的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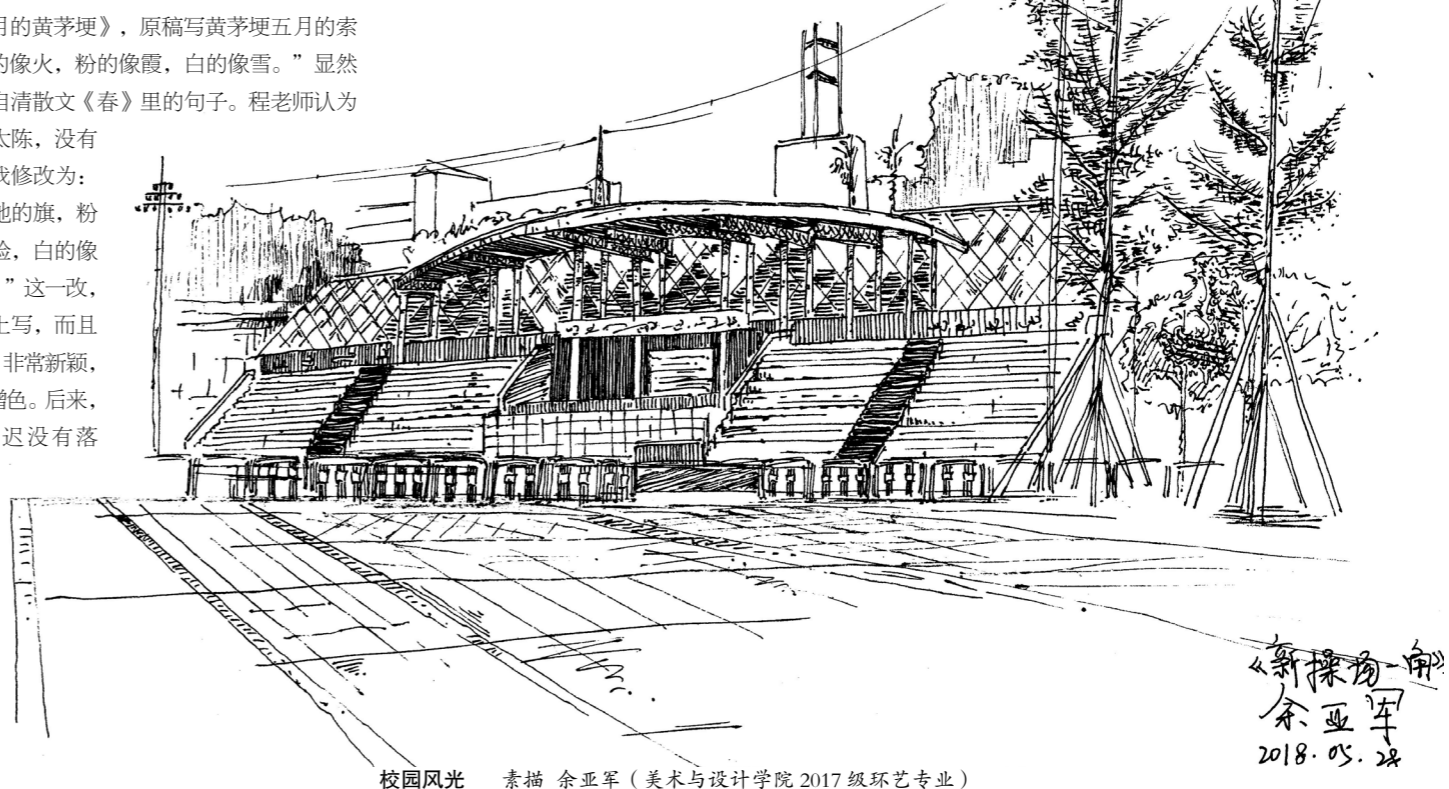
言，就像母亲的教诲，一直勉励着我，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无争”名，不夺利，不出风头，不论地位，踏踏实实工作，默默地战斗，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

20世纪90年代末，我拟出版一本散文随笔集，想请已经博士研究生毕业调到南充师院工作的程老师帮我修改稿本，指导指导。程老师热情地认真地帮我修改，并指出一些字、词之间的细微差别。我收到清样后看到，只有600多字的已经发表过的短文《爸爸的眼镜》，竟然修改了16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五月的黄茅埂》，原稿写黄茅埂五月的索玛花：“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显然是借用了朱自清散文《春》里的句子。程老师认为这比喻太陈旧，没有新意，便帮我修改为：“红的像战地的旗，粉的像新娘的脸，白的像酥软的奶油。”这一改，不但从视觉上写，而且从触觉上写，非常新颖，文章也陡然增色。后来，由于经费迟迟没有落

实，我的文集也没有及时出版，但程老师的热情为人、严谨作风、无私提携弟子的精神，真令我终生难忘啊。

值得欣慰的是，我的拙著《滴水润苗》一书，终于在2008年底交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该书便收入了包括《爸爸的眼镜》《五月的黄茅埂》等经程老师亲手修改过的几篇习作。虽然如今程老师已去世20余年，但先生之风，不仅会永远地珍存在我心底里，而且会长久地流淌在我的文稿中。

（作者系1988届乐山师范学院（原乐山师专）中文系校友）



校园风光 素描 余亚军（美术与设计学院2017级环艺专业）

余忠义

我的大学 我们的青春

大学光影四载，美好而仓促，给我留下太多记忆了，总想写点字句来纪念一下这段不复返的岁月。掸去书尘重拾阅，在我的青春里，很多的幸福都发生在这座秀美的乐山师范学院之中。

我是广东潮汕人，师院位于祖国的西南侧，对我来说却是西北侧。2012年的我拉着28寸的行李箱，乘坐了40个小时的绿皮火车才抵达大学殿堂。初次来到师院，一切都是那么新奇：油泼辣辣的川菜、雾重霾深的天气、拾阶而上让人直喘气的百步梯，当然还有质朴的风土人情。汪曾祺先生曾道，他希望在普通人的身上看出人的价值、人的诗意、人的美。我在乐山求学路上，除了学习专业知识，还汲取了人文感知，热爱祖国的巍巍高山与滚滚江河。

武珈山上起伏连绵的记忆

当时我住的男生寝室在武珈山，上课教室在行知楼或者弘毅楼，寝室与教学楼之间是坡与坡、阶梯与阶梯相连。好在上下坡的路上绿树成荫，不至于热得气喘吁吁。在武珈山去行知楼的路上，经过一座天桥之后要上一个慢坡，坡的左侧是向马路倾斜的细竹，右侧是爬满了绿藤的院墙，我们对这道风景怡人的慢坡是有很深的感情的。这一路上承载了太多的欢声笑语，步履匆匆地奔向教室，又一哄而散地各自觅食。

许多人大学美满的一部分来自大学恋情，也包括我。我的恋人住在百果苑，我住武珈山，每次去找她，这一路上要辗转上下好几个阶梯，我们常常笑称这是异地恋。那时候是穷书生，谈恋爱经历比较单纯，一起学习、考证、考试，空了就到海棠公园或者绿心路走走，大城里的车水马龙霓虹灯千也许并不罕见，但“森林在城市中，城市在山水中”是乐山独一份的。最熟悉的就是师院后门沿街的店铺、作坊和摊子，到现在我还能清楚的描绘出这些店铺。往事并不如烟，这里的每一处不仅贩卖着商铺和食物，也承载我们的青春物语。毕业之后我曾多次回访母校，在校园里闲逛，重拾书声琅琅，回味美食馨馨。

雅安地震唤起了家国情怀

2013年4月20日早八点，正值周末睡意正酣，忽然地动山摇，没经历过地震的学生还恍惚不知何事，川籍的室友大喊一声：地震了，大家快跑。顿时大家衣服都来不及穿，从床上跳下，往楼下宽阔的地方跑去。那时我在逃跑的时候不知道害怕，等跑到楼下宽阔地带的时候，双腿在不由自主地抖动，警报声、哭声、广播和教务人员的指挥声夹杂在一起，那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早晨。余震连连，许多心理素质较差的同学感到十分恐惧，有的连夜买票回家，休学了一段时间才缓过神来，而经历过汶川大地震的同学则显得比较坚强，鼓励和安慰周遭的外籍同学。万幸的是，在学校在经历过汶川大地震之后，定期进行地震逃生大演练，全校师生没有重大伤亡。

4月27日为“4·20”雅安地震全省哀悼日，

四川省停止公共娱乐活动，8时2分起，全省人民默哀3分钟。那天清晨我们班原本没有课可以睡懒觉，作为班长的我要求每位同学必须到教室参与默哀，届时汽车、船舶鸣笛，防空警报鸣响，我们班近60位同学无一缺席。那也是我第一次经历重大天灾，感受到生命的可贵，也感受到了中华儿女血脉相连的感情。之后，全国戮力同心地开展了雅安震后重建工作，师院也启动了学生震后心理健康建设，雅安地震的话题在好长一段时间里牵动着每一个人的心。

南粤人赴川求学的二三趣事

在师院里也有很多有趣的事物。四川虽然不算北方，但是在我川籍同学身上就有很多南北差异。比如说广东人把洗澡叫“冲凉”，每天都要冲洗身子，我把这个习惯带到了四川，四川和北方的同学就感到十分不解，为何寒冬腊月天寒地冻的，你每天都要去洗澡呢？这“南北差异”还体现在饮食方面：每次课后吃饭或者聚会聚餐，一桌人各自点一个菜凑成一桌菜，那么我肯定是点汤的那位，不然汤就不是必点的菜了。我在南方吃饭，饭桌上汤是必不可少，而且讲究饭前饭后一碗汤。同学们就疑惑了，饭前先喝一碗汤，还有胃口吃饭么？我回他，我们广东人喝汤开胃哩。还有一位河北的同学，连续吃了几个月的米饭之后，有一次突然在饭桌上大喊一声：“我受不了，好想吃大馒头！”于是拍案而起找馒头吃去了。

人生步履不停 情怀依旧深

俗话说人乡随俗，在四川这种无辣不欢的地方，不吃辣或者吃不了辣，是很吃亏滴。好在大学四年把我这原本滴辣不沾的广东人也同化了。学校旁边的劲味干锅、重庆鱼火锅、美丽豆汤饭、小米线等等专属师院的美味，我从开始的不爱吃到现在的回味无穷，常常想着吃，也正好印证了那句“食在四川、味在乐山”。

忘不了师院的美食，更忘不了师院的师生情。12级新闻班的同窗好友已经走上不同的工作岗位，莘莘学子携手走过的那些日子，欢乐与感动总是满怀。男八幢412的室友也大多成家立业，我心爱的汉本班的姑娘如今也随着我回到广东，在深圳从事教师工作，并顺其自然地成为了我的太太。说起乐山师范学院，我常怀感恩之心，胡春秀老师是我们专业任课老师，传道授业解惑之余更教会了我治学的严谨，毕业之后也亦师亦友，给予了我很多指导和关怀；杨晓军老师近年远赴广州暨南大学读博，也相聚甚欢；师院的许多老师教导我志存高远，而立之年的我昼工夜读，考上了天津大学的研究生，任志萍院长、彭杨书记、丁敏娜处长以及其他相识的老师分别发来祝贺，勉励我步履不停开拓进取；有太多的师生情数不尽道不清……这一路走来总是与师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始终牵挂着母校的发展和乐师人的安好。

（作者系文学与新闻学院2012级新闻专业校友）

杨锐

一首歌和一个小男孩的乐师缘分

1996年4月的一个夜晚，一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的群众性音乐会在我们学校举行。当时弘毅楼这个位置还是108级的石梯，石梯上站了1500名师生，他们演出了著名的《黄河大合唱》，全谱、四声部、八首乐曲。或许现在看来1500人并不多，但那时全校也仅有2000名学生。音乐会向社会开放，有上万人观看，甚至还请了武警战士维持秩序。在众多的观众中，有一个10岁的小男孩，完完整整地看完了两个小时的演出。他深受感染，激动万分，由此萌生了对我校的向往之情。

《黄河大合唱》的成功演出震动了全校，震动了乐山，在省内也有不小的影响，但它的成功绝非偶然。继主辅修、校县结合教学改革之后，1995年我校又推出了以素质教育为核心的新一轮教学改革，将艺术教育必修、选修、辅修课程和丰富多彩的学生课外艺术实践活动相结合，全方位、多渠道地开展艺术教育，使我校全体学生受到艺术熏陶，综合素质得到提高。千人合唱就是我校开展的多次大型群众艺术实践活动之一，它将艺术与思想政治教育完美地结合起来，这在全省高校还是第一次。

当然，这些背后的故事都是小男孩所不知道的。在他埋头读书，一步步从小学到中学，从大学到研究生期间，我校艺术教育继续蓬勃

发展，1997年获得第三届全国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2000年被教育部评为“全国艺术教育先进学校”。此后的二十多年中，更是结出了累累硕果。《黄河大合唱》慷慨激昂、气势磅礴的旋律也反复在我校回响。

当年的小男孩研究生毕业后，怀着始终如一的向往入职了我校音乐学院。2015年，在我校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系列活动中，《黄河大合唱》再次被唱响。当晚的多功能厅座无虚席，掌声雷动，演出获得了校内外观众的一致好评。这不仅是一场演出，也是音乐学院探索将第二课堂搬到排练和演出场地的一次大胆尝试。这次演出，前期排练长达三个多月，19年前的小男孩也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他同音乐学院师生一起克服了种种困难，最终呈现了这场精彩纷呈的音乐会，同时也让师生们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6年后的202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我校举办了“礼赞新时代，永远跟党走”万人合唱活动。活动以红色歌曲传颂红色故事，用唱响红歌的方式来歌颂党的历史，《黄河大合唱》的旋律又一次响彻校园。虽然在活动过程中下起了雨，但是随着越来越大的雨声，歌声也愈发嘹亮。在夏雨的浇灌下，万名学子重温百年党史，传承革命精神，以昂扬的姿态表明为党献礼的决心。此时，当年的小男孩也如每一位乐师人一样，成为了乐师故事的讲述者，乐师历史的传承者，乐师发展的见证者，乐师精神的弘扬者。

我校高等教育办学的46年，积淀着乐山师范学院“弘毅自强，笃学践行”的文化基因，也激荡着一代代乐师人“敢为人先，臻于至善”的精神力量。我相信，只要我们一直保持时不我待的奋进姿态，以“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清醒，“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斗罢艰险又出发”的精神，撸起袖子加油干，全力以赴拼发展，我们必能用实际行动书写乐师新的奇迹，奏响乐师新的华美乐章。

我——就是当年的小男孩。

（作者单位：乐山师范学院党委组织部）



共赴春光 摄影 许佳林（融媒体中心）



学生助理编辑
杨斯淇 邓雪梅 喻心倩
罗梦瑶 吴大安

张歆玉

梦中的乐师

啊！梦中的乐师，
我的母校、我的至爱，
我心中的太阳。
你坐落古嘉州西方，
大渡河、青衣江
在你门前流淌。
你远眺峨眉仙山，
近披大佛金光。
你初名川南师范学校，
早就在巴蜀名扬。
“学高为师，师正为范”，
是你的宗旨、你的榜样。
梦中的乐师，我的母校、我的至爱，
我心中的太阳。
1960年，我们投入你怀抱，
从此一生结下永恒的情商。

忘不了啊，
松柏楼旁浑厚的钟声，
梅庄小园清新的花香。
忘不了啊，
那参天的楨榭，
那宽敞的饭堂，
那明亮的教室，
那温馨的宿舍，
永远嵌刻在我心上。

啊！梦中的乐师，
我的母校、我的至爱，
我心中的太阳。
命运多舛，恰逢灾荒，
我们失去了球篮操场。
汗与血，我们耕田种地，
换来了红薯、稻谷和麦浪；
生物课，我们培育了人造蛋白、
肉精、小球藻；
历史课，我们懂得了“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的意义与担当。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孟至人的教诲使我们更加刚强。
当步入“传道、授业、解惑”
的讲台，
我们倍感教师的责任与荣光。

啊！梦中的乐师，
我的母校、我的至爱，
我心中的太阳。
你已发展壮大成本科院校，
你已从乐山
走向四川、走向全国、
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你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祝你永远、永远桃李芬芳！

（作者系乐山师范学院中师63级1班校友）